

新進作家集·第八集

兼 差

高 深



新民印書館發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差

新進作家集
第八集

兼 差

有 著 作 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發行

(1—5,000)



著 者

高

深

發行兼
印刷者

祝 惺 元

印刷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定價七圓

老彭

我認識老彭遠在五年以前。

那時我的大哥新陞了上尉，他們的軍隊剛從察哈爾調到京郊，整天家忙於操場的集體訓練，老彭因爲上了年紀（其實他到底有多年紀，我從來沒有問過，不過據我看來，至少也應當是四十五歲以外的人了吧。）所以已經不能算是正規兵士，依着上級官的命令，早就打算把他開銷了，但是我大哥因爲他離開軍隊便沒有出路，只好呈准了上司把老彭仍然留在連裡，補了一名傳事兵的缺。

雖說是傳事兵，可是真正傳事兵應作的工作——如騎着自行車，背着信袋往來於司令部與連本部之間繁雜迅速的事——他又確實不能勝任，因爲他的腦筋挺壞，當面告訴他的事情他會當面就忘掉得一乾二淨，所以他唯一的日課便是替我大哥擦擦槍，軍刀，自行車，泔水，打洗臉水，或是上街買點營規所不許可的西瓜，煙捲及其他一切零星瑣事，總之他不閑

着，據他自己說，閑着很難過。

他的正式薪餉每月是八元，除了伙食所餘還不到三元，所以我大哥總是每月另外給他津貼六元，這樣一來他的薪餉倒比別的正規兵士都多賺兩元了，因此他在連本部裡顯得很大亨的樣子，每到月終，他總會把所餘的錢一個也不剩地請那夥窮弟兄們大醉一回，有時會有很豐富的菜肴，所謂豐富，也不過是一顆鹽煮大豬頭，但是這在兵營裡已經是少見的豪舉了呢！

要是碰巧在星期日我去看望我大哥的時候，也常會碰到這樣好的機會，雖然我不會喝酒，但是多少也得喝兩盃，尤其豬頭肉是我所喜歡的，他們像狼似地搶着吃着喝着說着笑着，這些天真的灰色的兄弟現在還躺在那道戰溝裡受着磨難呢？唉！真使人繫念得很！

他們對我都有親切的感情，一直到現在雖然經過了幾度寒暑，而我還能將他們的名字面貌毫無錯誤地一個一個地背誦上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老彭是河北南邊某縣的人，大概距離河南很近的緣故，所以口音方面完全是河南人那麼豪放不羈的樣子。他的體格很魁梧，大概有六英尺多高，兩道刷子眉，眉梢漸漸地向上而且很濃厚，額上的綳褶特別深刻，像牛的額顱似地，眼睛很深很小，鼻頭很高，嘴唇老是緊緊

地閉着，顴骨極高，所以顯得很瘦的樣子，其實身體的肌肉是很發達結實的，但是要和其他的年輕的兵士比較比較就立刻看出他有點衰老似的。

他不輕於言笑，但若果能使他發笑，除非在他心裡非常愉快的時候。他要一笑，面部所有縱的綢紋都一齊變成橫的綢紋，眼睛眯成兩條細縫，半黑的牙齒和牙床多部分地露在外面，半天合攏不來。

雖然我有很多遇見老彭的機會，但是我看見他那愉快的笑臉才只有兩次，真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我去連本部和我的大哥有事接洽，當他被介紹給我的時候，他笑了，就是那樣天真地笑，他喜歡得如同看見自己的親屬。「啊！你是我們連長的兄弟呀！」他驚奇地歡呼。

「是啊！上次我怎麼不會看見你？」我注視着他。

「上次我聽說你來過，」他還是止不住他的歡喜，「那天我上團部去啦，你怎麼沒有待多大一會，你多大年紀？」

「我二十歲。」我雖然答應了，但是我總覺得他不該問我這樣詳細。

「很好！很好！」他這樣說着就退出去了，接着他偷偷地抱進來一個大西瓜，這是他自

己的錢，我很過意不去幾次拿出錢來要他付了瓜錢，但是他怎麼也不肯，那時候的瓜雖然便宜，也得三四毛錢。一直到後來有人告訴我說，老彭對我特別喜歡，因為我和我的大哥模樣幾乎完全相似，他喜歡我大哥，所以也就特別喜歡我了。

他總不贊成念書，他說念書實在沒有多大用相，但他有時又覺着不識字的痛苦，那就是他的老母親從故鄉給他來信的時候，他的軍衣兜裡總帶着信，一遇見熟人他就掏出來求人家給他念念。

我給他念過幾回信，他的母親沒有一回不是哭哭涕涕地要他回去，有時我也勸他回去看看，但是他只搖搖頭：

「不回去，回去有啥意思。」

他確是因為多年的兵營生活的陶冶，實在不願回到那窮鄉僻壤裡去，但是在這裡却有多少兵士天天找機會逃跑而不能成功，或是跑出去之後被逮回來受着非常殘酷的肉刑。而老彭却是不願離開軍隊，這真是奇事了。

就拿這件事我去問老彭，老彭半天不答應，後來他說了：

「什麼時候連長不幹了，我也不幹了！」

這話我很信得過，他雖然是個粗人，但是他感情是非常豐富的，他要是喜歡誰，就連見面的招呼也沒有，總之，他的愛與憎的界線畫得很清楚，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謊話，也不在背地咒詛別人，他老是繃着一副緊張的面孔，也不隨便嘻笑，可也不啼哭，真的我沒有看見他哭過。總之，他是滿足於現在的生活的。

他是一個老兵，從廿七歲就入伍，他在孫傳芳，吳佩孚，白崇禧，劉湘，馮玉祥的麾下都當過兵，在吳佩孚時代也曾當過半年排長，官級是少尉，所有中國過去軍閥的內戰他都參加過，尤其是第一二次直奉大戰，他每次都負重傷，所以對於戰爭持有各種各樣的經驗，但是不常拿這些給別人誇示，別說是十幾年以前的事，就是昨天的事甚至當時的事他都會忘記了的。

其實，人對於過去的事記憶起來又有什麼意思呢？

第二次我看見他笑的時候是在傷兵醫院。

蘆溝橋事變的第四天，北京近郊的砲聲已完全熄滅了，中國的傷兵不斷地擁進來，各救護團體如紅十字會，各大醫院的救護班都忙不過來，好些重傷的傷兵好幾天得不到治療，傷口已經腐爛得生了蛆，他們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地躺在天橋一帶的牆根下，呻吟着，哭泣着咒

罵着，他們的肚子餓着，渴着，所有賣食物的店舖早就上了板，所以即便有錢，也買不到充飢的東西。

就在這些受砲火洗禮的傷兵群裡，我一直徘徊了四五個鐘頭，仍然不會打聽出我大哥的一點消息，爲了這些悽慘的灰色兄弟苦相和刺人肺腑的呻吟，我的頭幾乎快要昏過去了，我同情他們，我爲他們流淚，我同時痛恨那些徒逞一己私慾的主戰者，他們摧毀了人家的兄弟，同時也摧毀了自己的兄弟，我幾次想在他們的身上找出番號，但是他們軍衣早已不知拋在什麼地方去了，據說是怕日本兵看見的原故所以，我只好帶着失望暫時回到家裡休息了一會，我覺着我的腦袋都要爆裂了。

下午我又到後防醫院及各傷兵醫院都去探聽過了，但是仍然沒有消息，最後我又到東大地臨時傷兵醫院去了，經過了幾番交涉，那個警察才許我查看傷兵的名簿。

第一個睜進我眼裏裡的是老彭。

雖然始終沒有查出我大哥的名字，但是我想只要有老彭，總可以打聽出一點結果來了。吧？於是我經過了大夫的許可，被領進第二號病室，那只是五間貫通的房子，但是却塞着三十多名傷兵，不過這是一個輕傷的病室，因爲是輕傷，所以連一個護士也沒有，傷兵們一聲

一聲地喊着要水喝，要便盆，總是沒有人理他們。

當我進去的時候，滿屋子充滿着膿腐的氣味，這時老彭正側着身子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穿着繻褶的污穢的病衣，赤着足，手上額上的青筋跳着。不時因了創傷的痛苦，嘴角抽動着，床頭上掛着病狀的說明：

「彭××，背部受炸彈爆裂傷五處……。」

「老彭！我來啦。」我俯身喊他。

他沒有立刻答應我，只是非常驚奇地注視着我，好像不認識或受了恫嚇似的，但是突然他伸出一隻手握住我手腕，戰慄地哆嗦地搖動着我的手臂，他的眼睛只是釘着我的眼睛，好像要從那裡挖掘什麼似地，半天才鎮靜下來，堅硬的嘴角裡拚出幾個字：

「你還在這裡呀！」

我點點頭，我看他那種感動的樣子，真叫人不由地落下淚來。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不要哭，僅只流淚又有什麼用處呢？「你傷口痛嗎？很厲害嗎？」我問。

「不要緊，我……連長也受傷了。」

「他什麼傷？要緊嗎？」

「不要緊，連長是機關槍傷，在胳膊腕上……」

後來他詳細地告訴我了。

那天日本兵攻擊第八營房的時候，他們一連正擔當着第一線，士兵都伏在早就掘好的散兵壕裡，連長自己在一個窖形的指揮堡裡，他的唯一的武器是一隻二號手槍，這時兩方的機關槍陣地比賽似地吐着火帶掃射，砲聲步鎗聲已經混成一片，但是陣地並沒有絲的變動。即使死傷也沒有很大的數目，在兵家所謂「對峙狀態」也許就是這種情況。

但是這情形不到五十分鐘，忽然由北方隱隱地傳來「嗡嗡」的轟炸機的聲音，立刻在中國陣地上空出現了三四十餘架飛機，頑強地低空飛行起來，因為他們深知這個部隊沒有防空的重火器，所以幾乎是擦着房頂飛過去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單翼偵察機，很輕捷地盤旋着，忽然翅膀一傾斜，立刻就從傾斜的空位飛下了六英吋的砲彈，落在每一指揮官的窖形坑內和散兵壕內，這樣一來中國陣地立刻起了非常的紛擾，指揮官本身差不多比士兵所受的威脅更大，因之，在未得最高指揮部的退却的命令以前，大部分的部隊都無形中漸漸地向東移動，每個砲彈爆炸以後都有多數的死亡，在這陸空呼應的十字砲火之下，簡直就等於束手待斃。

這時日本方面的攻擊部隊一見中國陣地有了騷亂，戰車群和裝甲汽車立刻就出動了，戰車上的機關槍突進地猛射，所有威力圈以內的樹木或小型建築物就像被剃也似地倒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我的大哥受了第一次機關槍傷，其間還不過五分鐘，一隻偵察機不祥地在我大哥底頭上空低空飛行，翅膀一傾斜之後，加速地飛去了，緊接着一個砲彈恰恰地落在他的指揮堡的傍邊，老彭於是立刻被炸倒了。我大哥的臂部也受了很重的爆破傷，一直是他們聽不見中國方面還擊的槍聲，他們才開始探聽左右翼的部隊時，人家早就跑得連一個也不剩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得退却了，這是如何慘的退却啊！一個已經死傷過半的小部隊差不多完全處於敵人層層包圍之中，就是想退却也很困難了。所以退却也等於攻擊，恐怕犧牲還要在攻擊以上也未可知。

就這樣且戰且退，再到集合，整整的一百人才不過剩下二十餘名。多麼狼狽的犧牲呀！這以後的事情，老彭也就知道了，因為在當時已經昏過去了。究竟他自己是怎樣被送到這個病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只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總是惦記着我的大哥，他說他過一兩天，傷勢稍好，他就要出院找連長去。

因爲意外地遇見老彭，並且得到相當的消息，我的心稍微安寧了些，我將身邊僅有的兩元錢留給他好作爲零用，並且答應每天來看他。但是他怎麼也不肯收錢，後來我將錢交給醫院的庶務先生，請他隨時給老彭買點煙捲之類。

最後經過醫生許可，讓我到重病房去看過一回，我的心都快爆炸了，我幾乎不忍再看下去，其中我熟識的士兵十一個，他們都負着令人想像不到的重傷，有被砲彈打斷了胳膊的，打折了腿的，還在等待着割鋸手術，有的是肚腹上被砲彈炸裂開六七寸幅圓的大洞，腸肚都托在外邊，可以看見腸胃在顯然地運動，有的傷在胸部，肺葉被打穿，呼吸的時候，從彈洞裡吹出帶血的氣泡，有的傷在腦部，腦袋浮腫地連眼睛都無法睜開，所有傷兵的傷口都污穢不堪，血和膿已經把紗布沁透成一片硬殼，稍微一動就會劇烈地疼痛起來，他們茫然地等待着手術，等待着死亡，實在是寧肯死亡！

有的兵士實在不堪忍耐的時候，就憤怒地罵起來了，但是那有什麼用處呢？那不過更引起護士們的厭惡，甚至連一盃水也得不着了吧！

我呆呆地站在這裡有什麼用呢？

人類的殘酷性已暴露無餘了！這些被難的兄弟們得不到人們的同情！我難過極了！我憤

恨極了！而這時醫院當局正在院長督率之下，翻箱倒櫃，準備個人逃避日本軍入城的鋒芒，只是關心自己的財產，兒女，甚至一片破布，對於那些在生死關鍵掙扎的呼痛的犧牲者，毫不動心地拋在一邊。

我幫着夫役給每一個傷兵送水，送便壺，端飯，他們對於這種同情表示非常地感激，我答應第二天帶信封郵票來給他們寫信，一直到晚八點我才離開他們。

第二天我去看老彭的時候，正當PU醫院的醫療班給他們換藥，重病房裡有五個兵需割鋸手術的治療，當醫生向傷兵徵詢是否願意割鋸的最後意見時，我看見他們的眼裡先冒出怒看的光，漸漸地才流下晶晶的眼淚。「願意！」

一直到殘廢，我親眼看着醫生用熟練的手法拿解剖鋸子鋸下來三隻大腿兩隻胳膊。這時手術室裡充滿了麻醉藥的氣氛，所謂手術室也不過是貫通病房的一間平房而已！

第三天我又買了點煙捲，平均每人才分到兩支，這天我寫了幾十封家信，他們的家境大半相同，無妻室，只是一個白髮的老父或老母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們的兒子有回來的一天，他們知道這些淒慘的災禍嗎？他們假如知道了該是如何地傷心呢？

第四天我因為高度的發燒，一直躺了一星期，趕到我去再看老彭的時候，醫院方面說他

已自動出院了，傷口還不能說完全痊癒，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聽大夫的勸告出院了，他到哪裡去了呢？去問別的傷兵也是不知道。

兩個星期之後，老彭突然來看我，說他已經見着我的大哥，不過因為怕連累我們，所以不便來這裡，但是這個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我斷定老彭是撒謊，因之我推翻一向我對老彭的信任，我不願理他，我恨他。因為我最恨人撒謊。所以我從來對老彭的熱意完全冷卻了。

一星期以後，我的大哥果然回來了，他穿着一身鄉下的破爛衣服，叫人簡直不能認識。談到老彭，他說在一星期以前確在一個××醫院裡見過一面，那時他的傷已痊愈了，只是因為某種關係不能自由，所以只好叫老彭給家裡來送信。這時我覺得百二十分的慚愧，我才明白所謂有知識的人不會了解別的事實，我想起那天老彭負氣地離開我的情景，自己實在羞愧地無地自容了。

我的大哥因為各種關係，又轉投奔到原來的部隊，仍然過着那煙屑，彈雨的生活，雖是刻苦，但是在他每次來信裡總是表示着非常的愉快，勇敢！

對於這種紛擾，矛盾的情緒，我自己也無法解釋，雖然我親眼看見過，也親自經歷過戰

爭的厄運和慘相，但是一看見他們那樣賭生命的鬭爭爲全體國民的犧牲，總覺得不僅沒有理由反對，而且實在也值得贊嘆的哩！

在一年多的長時間裡我沒有見着老彭，不知道他是如何生活着，真令人繫念得很。我的大哥每次來信都提起老彭，因爲他也很繫念老彭。

去年十二月我不幸被病魔纏繞着，整天的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聽着耗子賽跑，斗室孤灯，真把人煩悶得要死，就是看書也實在毫無興趣，況且生活這樣的迫人，米麵一天比一天高漲，甚至有時候就買不到，眼看着就要餓死的光景，我們一家人却都仰賴我這樣一個病人。

這天，天氣很冷，不時飄着小雪花，老彭來了。

他穿着一件青色的破棉袍，袖口和邊緣都已露出棉絮，頭上戴着破毡帽，腰裡結一根麻繩，鞋襪都破爛得露出腳趾，臉上顯着又瘦又黑，手裡拿着半截煙捲，拼命地吸着，牙齒不住地打抖，我仔細一看，原來他沒有穿棉褲，在這數九的天氣裡，當然是很冷的了。

據說他現在住在一個小店裡，前幾天會跟一個北京人合夥作過收買破爛的生意，但是收買來的東西賣不出去，破爛行裡又沒有熟人，所以只好攔着認倒霉，目前正託人在別處謀

事，能否成功還不一定。

當然他很困難的，我留他吃過午飯，在別處借了兩元錢送他作爲急用，他慨然接受了，也沒說謝謝或者什麼虛偽的客氣話，就匆匆地去了。

今年二月他說我事作了，是在一個磚窖裡給工人們作飯，一月七塊錢，還管飯吃，但是因爲小店裡有一元二毛錢的欠賬，人家不許帶行李走，所以着急的了不得。這個我當然給他想辦法了，另外再給五毛錢的車錢，照樣他毫不感謝地就走了，我的嫂子對這很不以爲然，並且覺得像老彭那樣襤褸的裝束，在外觀上實在有些難堪，但是，對於這，我有我自己的見解和感情，我對老彭一點也不感並討厭，反之，我以爲我一生的朋友之中恐怕唯有老彭才談得上是一位忠實的知己呢！

人穿得體面又有什麼用項呢，窮是恥辱嗎？

不幸的消息來了，我的大哥在湖北戰地陣亡了。

這消息是由我大哥的一個多年共生死共患難的R君來信告訴我們的，人本來是去年十月就陣亡了，可是爲了不使我們傷心，所以一直遲延到現在，但是傷心的事總歸是要傷心的，倒不在遲早呢！